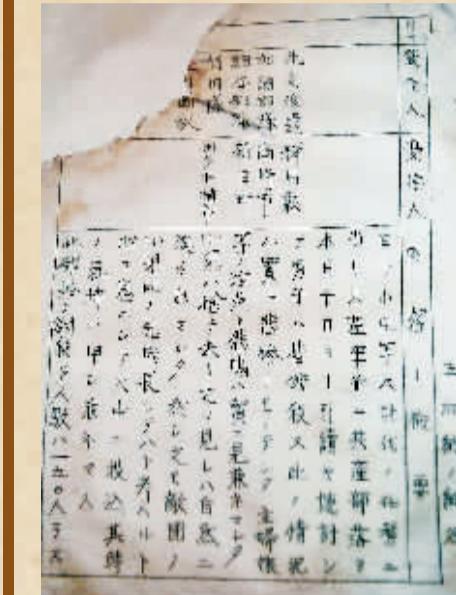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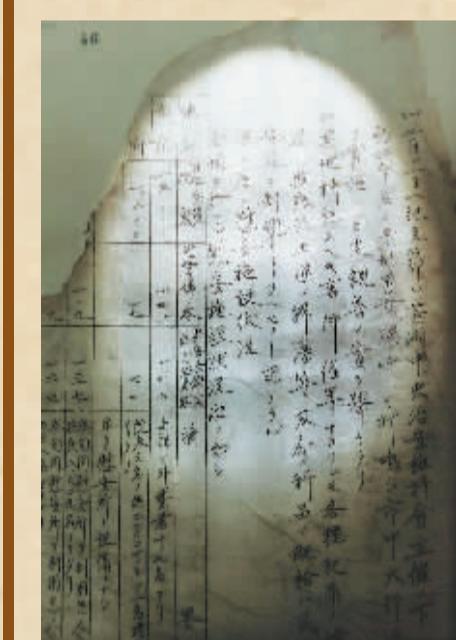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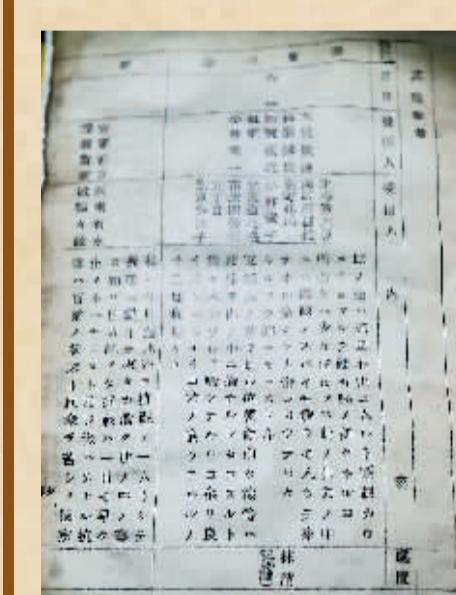
失去父母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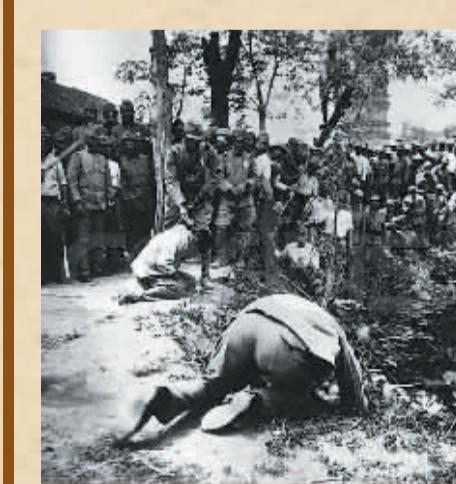
这是日本检查机构扣押的一日本士兵信函的摘要。在信函中，士兵称，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一狠心就将其扔到火中。



这是1938年华中派遣宪兵队报告中关于南京地区“慰安妇”配置的图表。



这是日本关东宪兵队《邮政检阅月报》中有关1942年日军将剁掉的中国人头喂狗的信件内容。



图为日军正在虐待中国居民。(资料图片)

## 新闻眼

## 侵华日军“违禁”家书曝光

新华社长春4月26日电(记者宗巍 赵梦卓)吉林省档案馆最新整理的一批侵华日军档案中包括许多日本人的家书，有的书信中记载，对于日军犯下的强奸妇女、虐杀儿童等残暴行为，他们自己都看不下去。

日本侵华时期，日军采取了邮政检查制度，对所有在华日军和家属的信件、电报、电话进行秘密检查。一旦发现被认

为泄露军事机密、对日军不利的言论，包括反映了日军烧杀抢掠罪行的信件、电报等，便做出消除、扣押、烧毁等处置。

此次公布的反映日军暴行的档案系侵华日军自身形成的《邮政检阅月报》等各种月报、旬报中记载的日军暴行。

吉林省档案馆历史档案管理处处长赵玉洁介绍，《邮政检阅月报》摘录的被处置的信件，记载了日军虐杀平民、儿

童、强奸妇女、残杀劳工、焚烧村庄、狂轰滥炸等罪行。

吉林省档案馆馆长尹怀说，侵华日军自己的这些档案，有力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企图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目前，吉林省档案馆人员正在对《邮政检阅月报》中的内容进一步整理发掘。随着翻译工作进一步开展，还会有更多反映日军侵略暴行的档案被发掘出来。

## 侵华日军家书： 刺刀杀人就像切豆腐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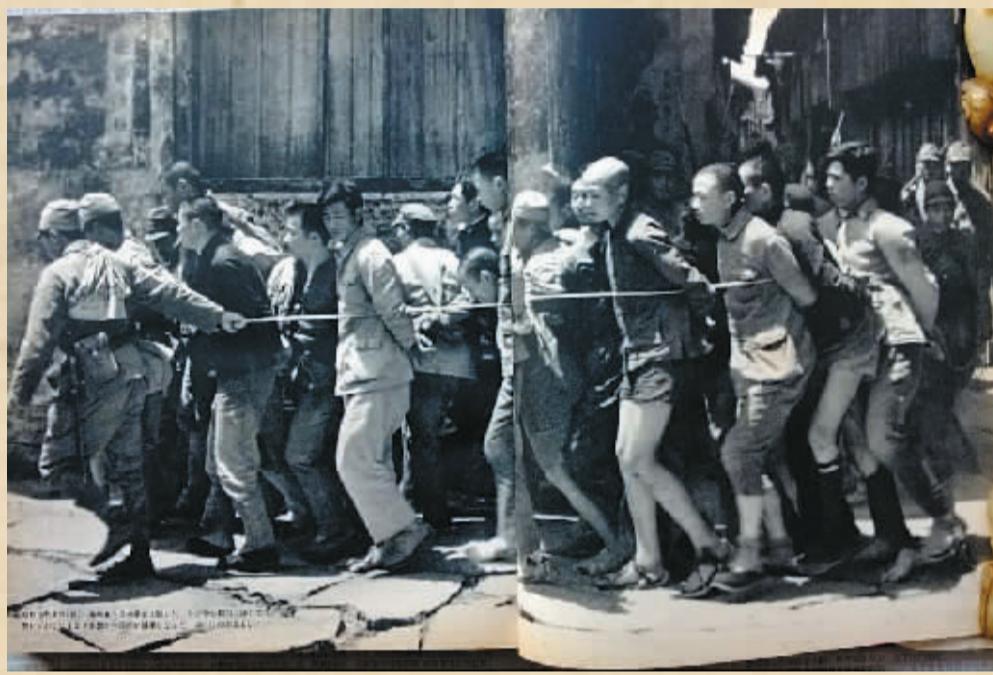
## 日军侵华的直接证据

在吉林省档案馆最新整理的关东宪兵队档案中，当年日本军队内部印刷的林林总总的《邮政检阅月报》《通信检阅月报》，记录了日本士兵的“违禁”家书。侵略者的种种暴行由此再次显露于世人面前。

很多日文档案颜色发黄，支离破碎。这是关东军企图掩盖历史的结果。1945年7月，日本战败在即，总部设在长春的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准备仓皇撤离，大量档案被焚毁。但由于苏军攻势太急，8月中旬，一些来不及焚烧的被埋于地下。

“他们知道这些信件都代表着罪恶，所以必须马上销毁。”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蒋立峰研究员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很多年后，这些档案被长春市政建设者发现。被整理出的日本士兵“违禁信件”，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暴行的“自我供述”。



图为日军在海南抓捕中国军人和民众。(资料图片)

封信件。这名叫铃木仓寿的日本士兵说，在当时的临汾市内，中国人尸体横陈，非常恐怖，“其中大部分都被狗啃食了”。

一份关东宪兵队的《通信检阅月报(四月)》档案，记载了当时在河北遵化县的一名叫李陵生的士兵(可能是伪军)的“违禁”书信。信中说，日军逮捕了长城内外十里以内的行人，并以八路军密探的罪名，将他们杀死，“被日军杀死的人相当多”。

## 杀人株式会社

即使是在远离中国战场的日本本土，对于残杀中国人的情况，许多日本人也见怪不怪。

“在陆军大臣眼里，你的身体在你进入杀人株式会社之前，并非是你的身体。”说这句话的是居住在日本东京的田松永隆，时间是1941年。

这里的“杀人株式会社”，指的就是日本军队。他们杀的，自然是中国人。这封信寄往中国山西大同，或许是意识到这种表达太过直白，日军华北派遣宪兵队对其进行“削除”处理，即删除掉敏感内容后寄送。

## 治外法权，杀人取乐

扭曲的人性，变态的行为，在不少违禁书信中都有体现。

蒋立峰对《环球》杂志记者说，别以为这些日本侵略者有人性，从其所作所为看，他们完全不把中国民众的生死放在眼里，他们一直被灌输杀人有理，“这就是他们的‘人性’”。

比如，1942年6月，山西省榆次城外的铃木义雄写给东京市牛込区的高柳芳雄一封信，部分违禁内容则被日军华北派遣宪兵队《通信检阅月报(六月)》摘录刊发。

在信中，铃木义雄肆意夸奖他的“英雄”举动，他说他曾暴打一名中国人，“我一个人就打得中国人头、脸、眼睛、口出血，我剥下了他的衣服，扔到井里浸泡，他全身赤裸，浑身是血回家的样子，真是好笑。”

他说，他还抓过一男一女两个中国人，“晚上让他们赤身裸体，然后在屁股上插入木棍，真的特别有趣”。

或许是意识到这个粗俗军人的野蛮行径实在见不得光，日本宪兵队对该信件作了“扣押”处置。

在中国华南地区，当地的日本宪兵队本部在一份《军事邮政检阅月报(六月)》的档案中，记录了一名叫小林一郎的日军士兵1941年6月给东京家人的信函。在信中，小林一郎详细描述了自己屠杀中国人的感觉，并自诩享有治外法权。

信中写道：“砍下中国人脑袋的时候，说不出

来是什么感觉。但是无法忘记他们临终时痛苦的表情……凄惨地喊着‘唉呀呀……’，我不清楚自己已有多少次杀人的前科了，但是战场上我享有治外法权，不受当地管辖。”

如此渲染对中国人的虐杀，尤其是虐杀战俘的嫌疑，自然不能为日本检查机构所允许，此信件被作“消除发送”处置。

今天一些日本右翼人士所称的当时的日本侵略者“纪律严明”，被这些日军士兵的书信，无情戳穿。

## 烧尸时，将芋头一起烤着吃

人性泯灭，还体现在一名叫佐藤三郎的日本军人的描述中。

这封家书发自中国华中地区，时间是1943年7月，寄送对象是名古屋的佐藤敏郎。在信中，佐藤三郎说，他将另一名日军士兵的胳膊割了下来，挂在脖子上前行，在休息时做饭，顺便将胳膊烧掉之后继续前行，烧尸时，将芋头一起烤着吃。”

他对家人戏称，自己吃的“特别”食品。他还说，作为步兵的他，每天都在“放火、抢劫、杀人”。

由信中的措辞，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日本士兵已经对战争的惨状、自己的施暴行为麻木不仁。惨烈的战况、泯灭的人性，显然也非日本军方所乐见，于是这封信被日军华中派遣队予以“扣押”处理。

## 少女被抓来作为“礼物”奉献

日本侵略者军纪涣散，恶行累累，更表现在对中朝妇女的戕害上。

在这次披露的侵华档案中，有一份来自华北一带的《邮检月报》，被火烧、土埋、水浸之后，只剩下很小一块残件，时间、发信人、发信地址都已看不出来，只能模糊地看到收信地址是长野县诹访郡的某个小学。

写信的应该是一名日本士兵，他在信中写道：日本士兵把中国女人当玩偶，又打又扯头发，“样子真的很可怜”。虽然残片中只有这么短短一句话，但可看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女性的恶行。

一份日军华北派遣宪兵队本部的《中国方面邮检月报(五月)》档案，则记录了1941年7月2日企石洪非氏写给南洋麦信平的信件摘抄。文字不太长，却记录了日军从石龙攻击惠州途中大肆奸淫妇女、杀害良民，另外，惠州的房屋也被侵略者烧毁殆尽。

跟这些日本士兵书同时披露的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军事警察要报第十三号》，则记载了1944年一名16岁中国少女的不幸罹难。

这名少女应该来自当时被日军占领的江苏南部，一名日军少尉为讨好日军中队长，将她抓来作

为“礼物”奉献。这名可怜的少女，先后被两人关入密室，遭受强奸凌辱，最后日军中队长生怕事情败露，派两名士兵将少女勒死，将尸体抛弃在山林中。

## 遭受非人折磨的中朝“慰安妇”

还有很多中朝妇女，在日军的“慰安所”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在上海师范大学担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苏智良教授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整个“慰安妇”队伍估计有40万人，其中被强迫的中国妇女占了一半，来自朝鲜半岛的妇女约14万，其中还有一些东南亚妇女和白人妇女。

在这次披露的档案中，从被查禁的日本士兵信件中，可以看到日军对“慰安妇”供应的高度重视和对中朝妇女的累累暴行。

一份北安地方检阅部的《邮检月报》档案，记载了1941年驻黑河日本军人武田武二郎的信件，比较直观详细地描述了在中国东北黑河地区开设日军“慰安所”的状况。

信中写道：“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连个村子也没有，只有各兵种的兵舍孤零零地显示着国威。唯一能看到的是利用陆军军舍的一角开设的东西向的‘慰安所’。所谓‘慰安所’既像一寸见方的小剧场，也像储物的小屋，很难想像出具体的规模。”

武田武二郎接着写道，军队的生活虽然无聊，但“慰安所”却是日本士兵“非常重要的消遣解闷的地方”，在这个小“慰安所”，“兵力”只有20名，都是“清一色的朝鲜人”。他特别提到，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慰安妇”都受到“国家总动员法”的制约。

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王放女士介绍说，当时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日军就是运用“国家总动员法”强征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可以说，这份档案中提到的‘国家总动员法’这几个字，正是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有力证据。”

但武田武二郎这种泄露“机密”的行为，显然不能为日本检查机构所允许，这封家书被作“扣押”处理。正是这种销毁证据的做法，让一些日本政客自以为可以颠倒黑白，以大阪市长桥下彻等为代表，他们近年来大肆鼓吹，宣称当时日军根本不存在“慰安妇”制度。吉林省这次公布的档案，再次证明“慰安妇”的存在是铁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公布的89件档案中，与“慰安妇”有关的就有23件，其中包括多封被禁发的日本军人的信件。

在关东宪兵队的一份《邮检月报》档案中，记载了协和会一军官信件的部分内容。在信中，这名官员对特殊“慰安所”之多，感到非常忧虑。这样内容，自然也遭到日军检查机关删除。

## 日本士兵灵魂的堕落

还有一封信件，因内容违禁被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纳入《通信检阅月报(二月)》，它让人看到了日本士兵灵魂的堕落。

写信人是驻开封的日军士兵北堀考治，时间是1941年，信件寄往日本埼玉县，在信中，北堀考治比较“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沉沦。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没有收到故乡的信，我的心无处安放。不知从何时开始，性情发生了变化。出征以来的两年间一滴酒没喝，今年开始喝了两斤，并且自暴自弃，去了朝鲜女人在战地的P屋(‘慰安所’)……我心里很想保守童贞，不要染病，但这次游玩就染上了病。”

他在信中诉说，一想到还要熬三四年才可能回国，“我现在即使哭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到处说再也不能找朝鲜女人了，可是又去朝鲜女人那儿睡觉。现在写着信都觉得自己是傻瓜。”

该信件被作“删除”处理，即信件中有关“慰安妇”的内容被全部删掉。

70余年过去了，这些被抠掉被扣押的信件内容，却因为当年日本宪兵队的审查记录，成了日本五恶罪行的历史铁证。

(来源：新华网)

## 肆意杀人，“用军刀割”

杀人、肆意杀人，以杀人取乐，成了派往中国的日本军人的经常性工作。

关东宪兵队的一份《邮政检阅月报》档案中，记载了1940年一名叫太田藤太郎的人写给北海道家人的信件，随信还寄送了残杀中国人的7张照片，寄的照片上写着“用军刀割”的字样。

或许是这样的内容太过直白，“抹黑”了日本军队的形象，该信件被日本军方审查机构标记为“抹消”处理。

## 烧杀屠村，孩子被扔进火中

“本月十日开始继续烧杀共产党以及共产部落，所有男子都被枪杀……看见小孩子被扔进等惨状不禁落泪，但是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他们长大了就不得了，于是一狠心将其扔到火中……在此村落杀的人数是150人。”

“砍中国人头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把他们的尸体往山中一扔，便会有狼和狗来吃，令人恶心。”

今天看来狰狞的内容，在日本人小林明一的眼中，似乎已司空见惯。在1942年的一封书信中，他还写道，这样的情形，他本人已“见过两次”了。屠杀者，就是日本侵略军。

这封信出自中国山西大同，收信地是日本北海道，从两名收信者小林俊子和芝原势津子的名字来看，这应该是小林明一的一封家书。

或许是这样的内容太过直白，“抹黑”了日本军队的形象，该信件被日本军方审查机构标记为“抹消”处理。

## 肆意杀人，“用军刀割”

杀人、肆意杀人，以杀人取乐，成了派往中国的日本军人的经常性工作。

关东宪兵队的一份《邮政检阅月报》档案中，记载了1940年一名叫太田藤太郎的人写给北海道家人的信件，随信还寄送了残杀中国人的7张照片，寄的照片上写着“用军刀割”的字样。

《军事邮政检阅月报(八月)》中记载：“在此前的讨伐中杀了一名中国人，心情不是很好。这些杀人的情景让内地的女人看到了一定会害怕。刺刀杀人，就像切豆腐一样。刺一两下，手就开始无力发抖。”

另一份海拉尔地方检阅部的《通信检阅月报》档案，则记载了1941年在齐齐哈尔的一封信，写信者荒井芳夫在信中记录了这样的事实：某军事工程投入了一万多名中国劳工，逃跑的劳工被捉回后用土埋、灌水、殴打等方式残酷折磨。这一信件被日军予以“没收”处理。

## 许多尸体被狗啃食

山西、河北曾经是中国抗日的重要战场，从这些日本士兵的家书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民众的残忍经常进行。

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的《军事邮政检阅月报》档案中，摘录了在山西日本士兵写给母亲的一

▶吉林辽源矿工墓陈列馆内的一间展馆内，展示着3排共179具遭日军迫害的死难矿工遗骨。



↑工作人员展示吉林省档案馆馆藏的侵华日军档案(4月23日摄)。

